



们。这是他们的人生选择，但其实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青年，他们也会有犹豫、也会有彷徨，但他们在当下做出了那样的抉择。”因此，在剧中，特意加了一些台词，还有熟悉的场景，去强调这种感觉。

“每个时代，年轻人都是国家的希望。”袁弘说，走进《前哨》后，自己一直在反思，“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有什么作为，对国家和社会作了哪些贡献，我们是否足够努力不至于辜负了这个时代。演出时，当我们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，也是希望有一个延续，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思考？这是一种传承，这是一

种精神。”

对此，王洛勇感慨良多，“今天，作为文化人，我们应该做怎样有质量的事和值得传承的事？这部戏，不是来说教今天的观众，我觉得就是——传承。新文化这群人为了理想的新中国而努力，这是值得我们敬佩的。但这种精神会拔高、会太理性、太抽象、会似乎有些说教，怎么把理想化跟今天我们要吃麻辣烫、喝珍珠奶茶、喝咖啡来做平衡，这是值得思考的。生活要往前走，生活质量也要提高，但我们的责任心、对自己民族的爱，可能还是得小温火炖着，这就是这个戏给我们的启发。”

常年在影视圈中现身的袁弘，在《前哨》中饰演柔石，一圆他多年的舞台梦。为了心无旁骛地创作角色，他把家搬到了上海。从排练伊始，认真的袁弘就做到脱稿排练，说明早就对剧本烂熟于胸，做好了所有的准备。“自从在上戏毕业后，我一直没机会上台演戏，这次回学校演出，圆了一个舞台的梦。”袁弘表示，这个戏讲的就是那种年轻时候的激情，而排这个戏也让自己燃起了青春的热情、对戏剧的热情。“我在剧中饰演柔石，他写过大家很熟悉的小说《二月》，被拍成了电影《早春二月》。这部戏是关于青春的浪漫的故事，这些年轻人，虽然是在20世纪30年代，但其实他们在世界的各个时代、各个角落，甚至在当下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我特别希望，让台下观看演出的观众有一种感受就是——其实一代一代年轻人是一样的，当年的他们可能就是今天坐在台下的我

一种精神。”

排练时，看到做好造型的袁弘从黑暗中走来，导演马俊丰呆住了：“简直和相片上的柔石一模一样！那一刻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，我俩抱了抱彼此。”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故事，居然可以这样近，像是历史被唤醒了，马俊丰的内心深处涌起了一种神圣和富足。起初对这个题材完全陌生的他，带着读博的劲头一头扎进了史料里，越是走近这些90年前的“同龄人”，内心受到的冲击越大。他把300多万字的史料分发给所有演员，剧组一起学习研究，从历史的真实中寻找形象，建立信念。“看材料的时候我就会想，我会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去死，我能不能为我的理想、我的信仰献出生命？我觉得当代人身上缺少一种理想主义，或者缺少一种信仰。我看他们文字的时候，经常穿透文字，能看到他们，看到五个年轻的面庞，透过他们密密匝匝的文字，拨开他们层层叠叠的文献，我看到非常年轻的面庞在我面前……就一下子有很多话想跟他们说。他们作为前辈的文艺工作者，用生命书写历史，最后他们把自己点了，成了一个灯塔在那照着……那是不是你要去的方向？你要扪心自问。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把灯塔放在台上。灯塔可能曾经一度被人遗忘或者熄灭了，现在我们把它重新点燃起来……”今天的观众如何理解烈士们的信仰、理解他们的选择与牺牲，正是话剧《前哨》要用艺术的手法回答的问题。（本文图片均为《前哨》剧照）